



博雅人文

人文的互联网

数码时代的读写与知识

徐贲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徐贲 著

人文的互联网

数码时代的读写与知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文的互联网：数码时代的读写与知识 / 徐贲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7

(博雅人文)

ISBN 978-7-301-30239-2

I. ①人… II. ①徐… III. ①互网络-应用-人文素质教育 IV. ①G40-0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8316 号

- 书 名 人文的互联网：数码时代的读写与知识
RENWEN DE HULIANWANG: SHUMA SHIDAI DE DUXIE YU
ZHISHI
- 著作责任者 徐 贲 著
- 责任编辑 张文礼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239-2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67315
-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889 毫米 × 1230 毫米 A5 14.625 印张 370 千字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7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次

前 言 / 001

导论 互联网时代的知愚识智 / 005

一 读写与知识 / 006

二 互联网时代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 013

三 互联网时代的愚蠢与智慧 / 020

上篇 阅读·知识·学问

第1章 与时俱进的书籍和读写 / 029

一 书籍的“去优雅”和“去神圣” / 030

二 现代世界的读写 / 037

三 互联网时代的微贱写作 / 044

第2章 学习阅读由浅入深 / 053

一 纸上阅读与屏幕阅读 / 054

二 深度阅读离不开书籍 / 057

三 阅读五个进阶 / 064

四 深浅有别的阅读 / 072

第3章 亦药亦毒的阅读 / 078

- 一 口语文化和书写文化 / 078
- 二 网络公共厕所和阴沟里的卢梭 / 085
- 三 网络时代的阅读“毒害” / 092

第4章 共同网和个人知识 / 100

- 一 互联网时代的“知识” / 101
- 二 知识能“下载”吗 / 104
- 三 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学习 / 110

第5章 数码时代的大学知识 / 119

- 一 书籍印刷和大学知识体制 / 119
- 二 数码时代的网上知识产品 / 123
- 三 数码时代的大学危机 / 128
- 四 知识的新旧交替和交融 / 134

第6章 网络上的知识与说理 / 140

- 一 区分网上的知识来源 / 140
- 二 网络知识不是书籍知识的数码化 / 144
- 三 网上百科的非原创性知识 / 149
- 四 网络上有争议的知识 / 153

第7章 “学问”因何贬值 / 159

- 一 什么是“学问” / 160
- 二 互联网的“功利阅读” / 164
- 三 互联网的“信息太多” / 170
- 四 学问因何而有价值 / 175

第8章 从鹅毛笔到键盘鼠标的学问技艺 / 182

- 一 古代的学问技艺 / 183
- 二 学问技艺的演化 / 189
- 三 笔记与记忆 / 195
- 四 记忆与写作 / 202

第9章 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 / 209

- 一 知识信息处理与百科全书 / 210
- 二 百科全书可疑的“立场中立” / 219
- 三 启蒙和不自由的百科全书 / 226
- 四 互联网时代的维基百科 / 231

下篇 真实·自由·认知平等

第10章 真实为何依然重要 / 243

- 一 真实是怎样的“自明之理” / 244
- 二 作为道德伦理和政治价值观的真实 / 247
- 三 互联网时代更需要真实 / 253

第11章 知情公民和公民陪审 / 260

- 一 互联网上的信息和知识 / 261
- 二 知识信息与理解力 / 265
- 三 网络“知情公民”的认知缺陷 / 268
- 四 公民不及格 / 271
- 五 网络时代的美国陪审团 / 275

第 12 章 读写教育与人的启蒙 / 283

- 一 互联网阅读使大脑浅薄弱智吗 / 284
- 二 网络阅读争论的五个方面 / 288
- 三 从读写教育到人文启蒙教育 / 296

第 13 章 情绪联网时代的犬儒主义 / 306

- 一 互联网时代的犬儒主义 / 308
- 二 犬儒主义的“情感智力” / 310
- 三 犬儒主义的“自欺”和道德缺失 / 314

第 14 章 数码技术改变了交谈和情感智力吗？ / 323

- 一 私人交谈的公共生态环境 / 324
- 二 面对面交谈 / 328
- 三 同理心和同情 / 332
- 四 机器时代的情感智力教育 / 336

第 15 章 历史文化转型时期的隐喻 / 342

- 一 隐喻是一种怎样的语言认知 / 343
- 二 文艺复兴时期的“花园”和“花朵” / 348
- 三 启蒙运动想象的“黑暗”和“光亮” / 356
- 四 “机器”时代的隐喻 / 363
- 五 人与机器：谁是谁的隐喻 / 369

第 16 章 隐喻之惑：“人造人”还是“人造奴”？ / 374

- 一 数码时代的机器人和机器奴 / 375
- 二 恶托邦的兽人与兽民 / 380

三 “人造人”会毁灭人类吗 / 387

四 保护机器人与保护人类 / 394

第 17 章 数码时代的交谈技艺和末日焦虑 / 401

一 谁害怕智能机器人毁灭人类 / 402

二 与智能机器人“畅谈人生” / 407

三 后奇点时代的物种、政治和对抗 / 414

第 18 章 机器智能测试告诉我们什么？ / 422

一 通俗科幻作品中的图灵测试 / 423

二 图灵测试的两种模式 / 427

三 测试机器还是测试人 / 430

第 19 章 互联网的真实、自由和认知平等 / 440

一 新型社会传媒与虚假信息 / 440

二 共同认知规则的公共价值 / 445

三 互联网时代的批判性思维 / 450

四 互联网的认知平等原则 / 454

前 言

我不是一个技术控。相比起技术的互联网 (the technological internet), 我更关心的是人文的互联网 (the humanistic internet)。它所展现的现象和行为几乎涉及了所有的人文问题: 历史、政治、社会、心理、认知、道德、价值观, 它让我们能用不同于前互联网时代的方式重新思考人的思维、记忆、理解力、想象、审美、知识好奇、价值判断, 尤其是人的自由意识和自主性 (autonomy)。

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 人为了知道什么是人, 只能同两种异类来比较, 一种是动物 (尤其是禽兽), 另一种是天使。人既不是动物, 也不是天使, 因此人其实并不知道如何拿人与动物或天使来做比较, 勉强比较的结果是, 人对自己是什么一直只能获得一些非常模糊的概念。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让人有了第三个维度的比较对象, 人工智能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 所以人对人工智能的了解可以胜过动物或天使, 人与机器人比较, 其实是人与人的代理 (proxy) 的比较, 这个比较让人对自己的认识有可能胜过人与动物或天使的比较。这第三维度的比较不再只是千百年来哲学家和神学家的事情, 而是需要人文学科的思想者也来加入。这样的知识合作会为今后的人文研究和人文教育开拓出新的天地。

人文的互联网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考，它拒绝沉溺于互联网或计算机的技术世界，而是把技术和机器当作历史和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互联网对每位个体使用者都有重要的当下政治、社会和文化意义。如果没有人或者不是为了人，技术和媒介都不具有独立的存在意义，而且从一开始就不会诞生到人的世界中来。我对互联网抱有浓厚的兴趣，是因为它给我本人从事多年的人文阅读和写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我在此讨论与互联网有关的读写和知识问题，是希望互联网也同样能给他人带来便利。

我也关心互联网的发展趋向和技术人士对互联网未来的乐观或悲观预言。我本来就对古代先知的预言或现代作家的恶托邦（dystopian）预言抱有同样的兴趣。自古以来，人类对预言就有一种神秘的敬畏之情，也许是人的天性所致。人的经验和智慧都太有限，与人难以穷尽的好奇心太不相衬。人只能用想象力来弥合有限经验和无限好奇之间的裂缝。

当今人们对互联网有两种对立的未来想象，一种认为互联网代表人类自由民主的未来；另一种则认为互联网带来的只能是浅薄、粗鄙和混乱。我不赞同这样的极端想象。从我们今天的经验来看，一方面，互联网不会自动带来自由民主；另一方面，虽然互联网上确实有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和行为，但互联网文化却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又一次可能具有巨大积极意义的文化转型。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文化转型都因为提升了人的自由意识和自主性而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里程碑。启蒙运动的伟大遗产是人的自由意志，互联网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互联网带来的后果是知识太多，而文艺复兴也是因为面临知识太多的问题，才酝酿出一系列至今仍然有效的处理知识积累的新方法。因此，人的自由意志和知识处理这两大节点

将互联网时代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文化历史上联系到了一起。

互联网文化是否也能起到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类似的历史作用呢？我无意对此做出预言，因为历史的进程充满了偶然因素，人并不具备及时识别转折点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我更关注的是，当下时刻的不同利益和价值理念群体正在如何争夺对这一历史进程的主导权。

技术人士经常对互联网或数码科技的未来有所预言，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是：他们的专业特长让他们自动获得了预测互联网未来的资格。不幸的是，在这方面他们做得很糟糕，他们的预测甚至连大众科普的价值都不具备。例如，有涉入网络颇深的人士预言，“也许有一天我们连手机都不需要了，只需要一个传感器，或者贴在身上的一张贴纸、大脑中的一个芯片就可以联网”，却没有告诉我们要传感器做什么。是窥测个人思想暗藏什么“能量”，还是网上赚钱、爱国、购物、打车、玩游戏的意向，抑或是吃喝拉撒和性要求的低人权欲望？这样的传感器为什么不也装在家中宠物，或谁饲养的猪和羊身上？这就是我们要展望的数码化未来吗？

技术人士不具备预测未来的能力。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努力毫无价值。小说家同样无法预言人类的未来，但那些预言未来的恶托邦小说，却仍然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作品。

如果读者们相信作者的预言能力，可以把他当预言者来重视；如果他们不相信，那就不妨把他当作一个写小说的。因此，批评家安德鲁·马丁（Andrew Martin）说，在预言和想象性文学之间有一种“隐秘的亲缘类似”（secret affinity），介于预言和文学之间，预言未来的文学很少有长久被当作“伟大作品”的。

批评家瑞恰兹（I. A. Richards）说，“预言者担负着双重任务，他既要用自己的言辞影响未来，又要成为一个真实的预言家——一个不出

差错的预言家”。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也不是预言作家自己想要的。他们的文学是对世人的警示，他们预言可怕的未来，是为了让人们现在就有所行动，不要让这样的未来成为现实。他们使用的是预言的言辞，但是，如果他们真的能影响世人，阻止可怕未来的发生，那么他们的预言就会落空，他们自然也就不能成为真实的预言家了。

同样，技术控关于未来每个人头脑里都会有一个传感芯片的预言，最好是把它当作一个警示，而不是值得期待的科技展望。对互联网未来的展望或预言不应该是单纯技术性的，而是必须包含关于自由人类的普遍价值。如果说我们不把传感器的预言只是当作耸人听闻的诳语，那是因为我们反对这种传感器所包含的非人化价值观念。为此，我们现在就必须有所行动，用启蒙人文教育来提升人们的读写和知识能力就是这样的行动。在这个欲望亢奋、文化凋零，经济膨胀、思想萎缩的互联网时代，重申这种人文教育的自由意志和自主性理念，就是为了永远不让这样的传感器落到我们或我们的子孙身上。

于南帕萨迪纳

2017年10月

导论 互联网时代的知愚识智

我们常说，互联网时代缺少的不是信息而是知识，不是知道而是思考，不是零碎的常识而是贯通的学识。我们甚至将此视为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危机”。但是，在互联网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难道不都是这样吗？历史上有过一个信息和知识等量齐观，知道和思考齐头并进，常识和学识没有差别的时代吗？为什么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才特别意识到这些欠缺和不足呢？我们是在什么特别的时代环境中关注这些现象并将之视为一种危机的呢？

今天，我们把这个危机问题提出来，予以特别的关注，是因为我们对知识与读写 (literacy) 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许多互联网现象让我们看到，把信息直接当作知识，对知道的事情不加思考，用常识来代替学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千千万万上网阅读和在网上发声的民众那里发生。他们不是文盲，不是睁眼瞎，而是看上去已经具备了读写能力的人。他们上过学，其中不少接受过不低的教育，但是他们的读写能力不足以让他们分辨信息与知识、知道与思考、常识与学识的区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并非“文盲效应”的不智和愚昧？他们的读写能力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知识界和教育界长期沿用的陈旧

“读写”概念本身就有缺陷？这种陈旧的读写概念又是如何模糊了知识应有的智识目标？今天提出这些问题，就是为了让读写不再局限于识文断字，而是包括人的思维、记忆、理解力、知识好奇和价值判断。

一 读写与知识

互联网时代，我们特别关注“上过学的愚昧”或“识字的文盲”现象，是因为在这个现象里，“读写”的反面不是不识字的眼瞎，而是“愚昧”；不是没文化的草包，而是“不思考”和“无判断”。爱因斯坦说，“任何傻子都能知道，但重要的是理解”。他不认为人仅凭一点知识就可以避免成为傻子，也不认为大量知识就能解决知识不足的问题。他认为，“只拥有少许知识是一种危险，拥有太多知识也是一种危险”。^[1] 爱因斯坦没能活到互联网时代，但他的睿见对互联网时代同时存在的信息过量和浅薄无知却是一个警示。这也就是美国哲学家迈克尔·林奇（Michael P. Lynch）在《失控的真相》一书里所追问的：为什么在互联网时代，你知道得很多，智慧却很少。就普通知识者而言，我们无须把林奇说的“智慧”等同为哲学沉思的睿智，而是可以将之视为知识者用批判性思考去获得的知识或者更高一些的学识。

知识（knowledge）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一个事物是真实的；第二，一个人相信这个事物是真实的；第三，他的相信是经过证实的。这样三合一的知识简称为“经过证实的真实相信”（justified true belief）。

[1] “On knowing and understanding by Albert Einstein”，<http://www.gurteen.com/gurteen/gurteen.nsf/id/X0012CF86>.

20世纪以来，大多数对知识的分析都以这样的知识观念为出发点。这是一种对知识的严格界定。有时候，人们在不严格的意义上指称“知识”，是一种“轻量”（lightweight）的知识，也就是“知道”（knows）。所谓轻量，也就是粗浅。一般人粗浅知晓的东西包括他们从生活经验获得的常识和技能，或是从日常信息渠道得到的关于这个世界上某些事物的零碎消息。知道不像知识那样值得信任，那样有分量。知道与严格意义上的知识的根本不同在于，由于知道没有得到证实，它还不是对事物值得信任的可靠认识。

知识的关键部分是证实。只有真实的，才能被证实。虚假的事物因为不真实，所以在认知上说，不可能成为知识内容。例如，2016年美国大选，希拉里·克林顿没有当选为总统，所以没有人可以相信她当选了总统。我们只能拥有关于真实事物的知识。对虚假的事物，我们可能对它拥有的唯一知识就是，它不是真实的。有时候，人们会对某个事物深信不疑，结果发现，它其实是不真实的。这个时候，他们只是知道，而不是有知识。

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Too Big to Know*）中指出：“我们相信很多事物，但是它们中仅有一部分是知识”，^[1] 例如，我们由于宗教信仰、文化习惯或个人看法相信很多事实，并不属于知识那一部分。对许多以这种方式相信的人们，真实并不能证明知识，证明只能对思考者起作用。纳粹德国的民众深信他们的元首英明伟大，会带领他们进入辉煌的明天，后来证明是不真实的，但是，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人不承认这样的证明。一方面，真实并不需要每个人都视其为真实，另一

[1] 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胡泳、高美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9页。

方面，并不是所有的真实都能被确定为真实的。

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不仅是具有较高可靠性的认知（因为内容是真实的），而且还包括这种认知拥有的其他潜在能力：知识明了自己要达到或推进怎样的学习目的，实现什么特定的价值（与真实一致的价值）。这也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理解”。理解不仅包括对知识信息真实性的辨别和验证，而且还包含求知的方向。当一个人“真正实现了理解，他就不仅可以辨别实际情况，而且知道为什么有些假说和解释行不通，还知道如何提出问题，找到解决方法”。^[1] 这种理解能力是有意识的学习、思考和判断的结果，它使人的粗浅知识上升为具有思考、判断和批判能力的知识、学识和学问。

正是因为许多互联网使用者缺乏这些能力，有理由认为互联网时代存在着普遍的知识危机，而文字读写能力不足则是其主要表现。文字不仅仅是一种帮助人类交流的媒介，而且是一种帮助重构现代人类意识结构的文化工具。沃尔特·翁（Walter Ong）在影响深远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一书中指出：“完全意义上的文字就是经过编码的可见的符号，它充分地调动了语词的特性，所以语音精巧的结构和所指可以用符号表现出来，而且其复杂的特性也能够被表现得精确到位。再者，由于文字是可以看见的符号，它就可以产生更加精妙的结构和所指，大大超过口语的潜力。在这个平凡的意义之上，文字过去是，如今仍然是人类技术发明中最重大的发明。文字不只是言语的附庸。它把言语从口耳相传的世界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感知世界，这是一个视觉的世界，所以文字使言语和思维也为之一变。木棍上刻画的痕迹和其他

[1] 迈克尔·林奇：《失控的真相：为什么你知道得很多，智慧却很少》，赵亚男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203—204页。

记忆辅助手段固然导致文字的产生，但这些记号不能够像真正的文字那样赋予人类生命世界新的结构。”^[1]

文字使人能够形成概念，因而能用逻辑推理和分析的方式来思考和辨析。读写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学会辨认和解读像刻画在木棍上的痕迹那样的文字，也不是把文字只是当作一种辅助记忆的手段。读写是为了帮助人学会抽象思维、逻辑思考、合理分析和独立判断。

当然，这是我们今天对读写 (literacy) 的认识，在历史上，人们并不是这么理解读写的。美国教育史专家卡尔·基斯特尔 (Carl F. Kaestle) 在《读写史和读者史》一文中指出，“读写”一直是指“粗浅读写” (crude literacy)，“指的是在未发展的层次 (rudimentary level) 上解码和明白书写文字的能力，那就是，看见书写的字，能够对应普通口语，说出这些字，明白它们是什么意思”。^[2] 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扫盲认字”，“脱掉文盲的帽子”。这种程度只是具备了粗浅读写能力，基本上是上过学的文盲。还有许多人受过比这要高的读写教育，但仍然不备用文字进行思考、分析、理解和判断的能力，他们是陷入今天读写和知识危机的主要人群。

读写危机意识反映了读写概念内涵的变化。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和读写危机意识开始形成于美国，这与美国是互联网的诞生地有关，虽然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在美国，今天的知识和读写危机意识有它的前史，那就是美国社会在“二战”期间即已形成的读写困境，它可以追溯到更早的 20 世纪初期读写教育问题：如何通过学校教育来改善大多数人的读写能力（这是一个与如何帮助少数人克服阅读障碍不同的问

[1]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2] Carl F. Kaestle, "The History of Literacy and the History of Readers",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Vol. 12 (1985) : 11-52, p. 13.